



## 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高野的小说：《那些往事》第十九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高野

[单位]

[摘要] 十一月，小城的天空开始寒冷，路边高大的梧桐树仿佛在一夜间苍老。街道上，工人每天都在修复路基，拓宽，拆迁，一架架高耸入云的吊塔开始大面积登陆这个小城。尽管它给平静的小城带来了巨大的噪音，尘灰和大堆大堆的垃圾。人们脸上却依旧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期望。我坐在教室里，默然无声地注视这些，内心感到细微的冲击。

[关键词] 高野;小说;那些往事;第十九章

十一月，小城的天空开始寒冷，路边高大的梧桐树仿佛在一夜间苍老。街道上，工人每天都在修复路基，拓宽，拆迁，一架架高耸入云的吊塔开始大面积登陆这个小城。尽管它给平静的小城带来了巨大的噪音，尘灰和大堆大堆的垃圾。人们脸上却依旧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期望。我坐在教室里，默然无声地注视这些，内心感到细微的冲击。我想念小白的时候，小白就写信来了，他说在深圳过得很好。他总是显出一副不让人担忧的样子。他在一家玩具厂打工，每月工资八百左右，吃吃喝喝便所剩无几。工作并不十分累，每天守着一台庞大的机器，不停地按按钮，开开关关。只是机器锋利的齿轮，有些危险，动作稍有差迟，手就会卡在齿轮里，被绞成肉酱。小白说，他在车间亲眼看见有人的手被绞断，突兀，冒着浓稠的血沫，他的岗位立即会被另一个人顶替，机器照样转动。为了挣钱，没有人大惊小怪，没有人恐惧不安。工厂通常要加班至深夜，小白说，他总是睡眠不足，哈欠连连。厂里人很多，男男女女，大都是和小白一样的年龄，甚至更小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说着客家方言，大家相处在一起，有的亲如兄弟姐妹，有的动手打架成为仇人，小小年纪就出双入对，有的人跑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女友。厂里订单少的情况下，他们会有时间溜到繁华的大街上玩。小白说，深圳的楼房很高很高，比我们小城造纸厂那座烟囱还要高出几个，时常让人脖子仰望得酸痛，汽车很多，像密密麻麻的甲壳虫一样爬来爬去，夜晚，城市各种各样形态万千的霓虹灯饰和宽大清晰的LED彻照整条街道。小白说那里的生活不分黑夜和白天。小白的话让我浮想翩翩。我望着窗外，寒风开始横扫这个小城，而深圳一定还是个很温暖的地方，靠近大海，有蓝色的浪花翻卷，有很多跟海一样颜色的梦想，有的实现，有的丢失。我想象着自己的脚步有一天肯定会踏上这座缤纷的城市，即使梦碎，即使羸弱的身躯划不出流星一样短暂的光。那时，一个人背着行礼，行礼很重，压弯了腰，那时，一个人站在辉煌的路口，迷失了方向，那时，会不会孤独，会不会突然想家……小白说他想念我们，想念他的父母，想念村庄大片的麦地和稻田，想念大山，和念念不忘的童年。他不知道林静已不再上学了，他还在骄傲的说，林静学习好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。我无法立即告诉他林静的事，也不想急于告诉。一个人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就像父母对于孩子，如果梦想突然间被折断，着实让人心痛。一个人在偌大的都市，难免会孤单。小白说，他希望阿华也能去，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。我把这消息如实告诉阿华，他兴奋得手舞足蹈，被阳光晒得黝黑又结实脸，突然映出照人的光彩，仿佛那座遥远而又全然陌生的城市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希望，而他自己已不再卷着裤筒，双手满是泥巴地站在田间，头顶一轮毒辣的太阳。他兴奋地把消息告诉父亲。他父亲却黑着脸，大骂他没出息，一心想往外跑，连家都不顾了。阿华见自己如火如荼的希望在一瞬间被父亲掐灭，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，不去地里干活，他母亲心疼儿子，便跟丈夫吵了一架，后来想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他父亲终于默许了。阿华是一个人走的，怀揣一串能联系到小白的号码，就匆匆赶往那座遥远的城市，前途一片渺茫。我和陈默都未来得及送他，那时，我们正坐在宽大明亮的教室里，安静地读书。想起夏天小白走的时候，我们都在，几个人围在一起喋喋不休，有说有笑，有打有闹，有温暖的祝福。阿华一个人走了，让我和陈默感到十分内疚。

